

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创刊十二周年文集



人 民 出 版 社

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创刊十二周年文集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创刊十二周年文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2}$ · 字数 32,000

1963 年 4 月第 1 版

196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27 定价（西）0.15 元

統一書號：3001·727

定 价： 0.15 元

目 录

为实现民族的三项任务而继续前进！	1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姆·哈·鲁克曼 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创刊 十二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在报刊上展开《政治宣言》的攻势！	5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一九六三年二 月六日在庆祝《人民日报》创刊十二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的十二年	24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约多为中国《人民 日报》写的文章	
改进《人民日报》的发行工作就是改进斗争的工具	29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社社长沙莫西尔	
以集体订报的方式来争取党的政策的胜利	32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总编辑奈巴霍	
《人民日报》和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的斗争	36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编委会委员达荷诺	
为人民服务了十二年之后	43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社论	

为实现民族的三项任务 而继续前进!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姆·哈·鲁克曼

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在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创刊十二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人民日报》的热爱者，向印刷、編輯、营业等部門的全体工作人員，向《人民日报》的卖报者和派报者，向这些迄今在撫育着《人民日报》的人們表示祝賀。我也不会忘記要向迄今为了促进我們這張報紙的发展而作出了不少貢獻的各地代理人和通訊員表示祝賀。

今天晚上，我們大家在一起庆祝《人民日报》的創刊周年。庆祝这个日报的創刊周年，也就是庆祝印度尼西亚劳动人民和民族进行斗争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也意味着庆祝印度尼西亚人民为爭取彻底完成八月革命的要求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并紀念他們所作出的偉大的牺牲。

在这十二年中間，《人民日报》必須面对和克服各种困难，但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到，在《人民日报》前进的道路上有着多少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困难。这里仅仅举若干例子来談，比如說印刷方面的困难；得不到足够的紙張供应来解决新訂戶不断增加的困难；运送迟緩的困难，等等。

此外，我們也知道，比起上述困難更大的困難還多的是。我們記得，《人民日報》遭到封閉或它的工作人員被法庭傳訊，並不是一兩次的事。

在相對來說還算年輕的《人民日報》的歷史上，我們就有過這種遭遇：《人民日報》曾經由於遭到封閉，在一年之內停刊了七十多天。我們感到這種情況對《人民日報》是非常沉重的打擊，這不僅從政治方面來看是如此，而且從威脅着《人民日報》的繼續生存的財政方面來看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有人提出《人民日報》在受到那麼沉重的打擊之後還能不能再站起來這樣一個問題，就不奇怪了。當然，《人民日報》的敵人日日夜夜正盼望着這樣的事情出現。

但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是什麼呢？今天晚上，我們恰恰是在《人民日報》極為健康有力的情況下，是在它由於受到這些打擊反而日益壯大和日益得到錘煉的情況下來慶祝它的。（掌聲）

那麼，這是不是說，為了使《人民日報》壯大並得到錘煉，我們希望它受到新的打擊呢？（笑聲）或者，這是不是說，我們要向《人民日報》的敵人挑戰呢？

當然，完全不是這種意思。我們指出這些事實，僅僅是為了向我們的同志，向我們的朋友，如果願意的話也不妨向我們的敵人提醒一下：（笑聲）一個正義的和依靠人民的力量鬥爭，從來是世界上的任何力量所摧毀不了和擊敗不了的。（掌聲）某一個時候，由於敵人的打擊來得凶猛，使這種鬥爭發生了停滯，那也可以肯定，這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

當然，我們很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的《人民日報》不會再像過去那樣，遇到太多的或是太大的阻力。我們這一希望是有根據的。那就是《總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命令》已經答應最遲將從今年五月初起，滿足幾年來人民所提出的取消緊急狀態的

要求。(掌声)

假如我們这一希望能够实现，我們的《人民日报》一定会比过去得到更大和更快的发展。但是，如果确是这样，这对于我們这样的战士來說，就过于舒服了，(笑声)而过于舒服的环境对于战士是不正常的。(笑声)

如果战时紧急状态取消了，这对人民爭取扩大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的斗争，的确是一项具有极为重大意义的措施。但是，紧急状态的取消，不論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它对于促进人民斗争的发展也只不过是初步的措施罢了。此外，我們絲毫也不能忘記，在紧急状态中，利用管理上的漏洞来使不称职的人占据各种职位或使自己变成官僚资本家而从中取利的反动派，对于取消紧急状态当然是不会不聞不問的。可以肯定，目前他們是在忙于制訂各种計劃，以便窃取或閹割人民因取消紧急状态而将要取得的各种民主权利。(掌声)

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們《人民日报》的境况大概又会是怎样的呢？

正如上面讲过的，在未来的日子里，假如《人民日报》沒有或較少遇到各种阻力，那么，它就会取得更大的进展。同时《人民日报》如果将来再遇到各种严重的或輕微的阻力，它也一定会克服这些阻力而繼續前进。因为我們深信，《人民日报》的报道政策将始終不渝地維護广大人民的各种权益。(掌声)

这就是說，即使遇到各种阻力，《人民日报》也一定会繼續前进，而如果不遇到阻力，它就会前进得更快。(掌声)这一点，只要《人民日报》繼續同人民的斗争打成一片，而且成为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那就可以保证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們希望，而且深信，不論是处于紧急状态时期，或者是将来紧急状态取消之后，《人民日报》将始終不渝地同人民的斗争打

成一片，并且成为这个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人民日报》维护自己的生存并使自己的目标得以胜利实现的唯一条件。

目前，人民的生活是这样的贫苦，简直是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危险在威胁着人民运动。

这样的危险有可能表现为“蛮干”病，也有可能表现为“绝望”病。一旦人民运动犯了“蛮干”病，那么就有发生使人民采取无组织、无正确目标的行动的可能性；相反的，一旦犯了“绝望”病，那么就有发生使人民运动在受到敌人的各种打击之前就陷于瘫痪的可能性。

显而易见，这两种危险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就会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它。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深信，目前这种非常困难的状况，并不是克服不了的。只要能够把目前的民族团结提高到组成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内阁，那么就有可能克服目前人民和政府所遭遇到的经济困难。

要贯彻上述主张，就需要有勇气。的确，既然情况这样恶化，也只有靠真正的勇气才能克服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之所以号召把一九六三年作为“勇敢年”，其原因就在这里。

《人民日报》，作为帮助实现上述主张的锐利武器，也同样需要勇气。那就是维护人民各种要求的勇气和揭露人民敌人的各种罪恶的勇气。

当然，我们所提倡的勇气，决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勇气。我们所提倡的是智勇兼备的勇气。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发挥智勇兼备的勇气，才能取得远为更好的效果。

我们的《人民日报》万岁！为实现民族的三项任务而继续前进！

（原载一九六三年二月七日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

在报刊上展开《政治宣言》的攻势!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約多一九六三年二月

六日在庆祝《人民日报》創刊十二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

我們在“勇敢年”的年初庆祝《人民日报》創刊十二周年。这一方面使我們感到很兴奋,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感到担負着更重大的責任。

勇敢一向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特征。而沒有前途的老朽力量的特征就不是勇敢,而是恐惧。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荷兰殖民主义的工具“綠色同盟”向共产党人和人民发动瘋狂的进攻时,他們看来貌似勇敢,实际上不仅他們的这种行为是卑怯的,他們的內心也是虛弱的,他們是处于惊慌恐惧中。然而,当时进行反抗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却只知道勇敢这个詞。一九三〇年加諾兄被法庭傳訊时,他在法庭上控訴了荷兰帝国主义,一九五五年艾地兄被法庭傳訊时,他在法庭上控訴了“茉莉芬事件”,他們的控訴是英勇的。是的,当一九四五年我們宣布独立时,当人民和軍队在西苏門答腊和北苏拉威西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約章集团”时,当我国伞兵为解放西伊里安而降落到西伊里安时,他們都是勇于行动的。我們沒有理由,沒有絲毫理由不滿怀勇气来实现我們当前的任务,这就是:巩固胜利、克服經濟困难、反对新殖民主义。

我們以英勇的气概进入一九六三年,我們現在以英勇的气概

庆祝《人民日报》创刊十二周年，我們也以英勇的气概面对我們当前的一切。

列宁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政权的学說之一是，政权是为了“使反动派畏惧”^①。如果畏惧成为反动派的专有物，那确实是再好不过的了。反动派害怕革命，我們革命者却不怕。反动派害怕解放战争，我們革命者却不怕。反动派害怕彻底实现《一九四八年八月革命》的要求，我們革命者却不怕。我們不仅不怕，而且正是我們，革命者，同这一切最有切身利害关系，我們的利益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报 界 情 况

自从右派报纸和右派通讯社如《永恒报》、《指南针报》、《大印度尼西亚报》、《竞报》、印度尼西亚通讯社等等被封掉后，現在已經沒有报纸或通讯社公开反对《政治宣言》了。現在有的是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和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队伍越来越强大，报纸种类越来越多，新聞工作者人数越来越多，只有发行数量因为受限制和受纸张供应的影响而无法增加。实质上是反动的、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则分为两类：一类原来是反民族团结、反共、反苏加諾总统的，但后来則順風轉舵，同时又盼望逆風再来；另一类是新出版的报纸。有意思的是，有些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纸，不知是用什么暗中勾結的方法或要什么把戏，却分到了更多的纸张。以左派报刊为核心的支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234頁。——譯者注

持《政治宣言》的报刊，坚决地在报刊上展开了《政治宣言》的攻势。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的特色是态度鲜明，而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在它們挽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或官僚资本家的可悲的企图中总是模棱两可、拐弯抹角。它們的困难并不是由于在它們的行列中没有善于搖笔杆的記者，它們的困难是历史所赋予的困难，它們的困难是由于它們違反了历史。我不需要把这些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纸逐个点出来，因为雅加达、万隆、日惹、泗水、万鴉佬、錫江、馬辰、坤甸、棉兰、巨港和其他地方的人民已經明确知道哪些是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纸了。我們現在要求的是，那些支持《政治宣言》的人——他們当中有些因为幼稚，有些因为缺乏警惕而一直在对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表示容忍——从这个“勇敢年”起，停止給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以直接或間接的、有意或无意的各种方便，并且敢于对它們采取行动。当然，在这一《政治宣言》攻势中，由下面来的人民群众的行动和有組織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的确出現过滑稽的事情。在这个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时期，有些新聞工作者曾經被指控“侮辱荷兰女皇”而被判刑；在《圓桌會議》被埋葬后的时期，有些新聞工作者被指控“搗乱《圓桌會議》”而被判刑。在反动政府統治之下，这种滑稽事情还能使我們失笑。可是，如果在一个民族政府統治之下还照样发生类似的滑稽事情，例如最近在泗水，不是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纸負責人而是支持《政治宣言》的报纸負責人被法庭傳訊；不是虚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报纸而是支持《政治宣言》的报纸被禁止出版，那么，我們首先感到的是恼火，而不是好笑了。不过，这种事情也說明了这个真理：反动派实际上还没有完全从政府机构中被清除掉，因此，《政治宣言》的攻势必須首先对那些反《政治宣言》者进行整肃。

另一項值得那些有关的負責人充分注意的，是貫徹臨時人民協商會議有关报刊方面的決議的問題。大家知道，目前印度尼西亚報紙每天約发行八十萬份，而在未來的六年中，我們要達到发行五百萬份的數額。要達到這一目標，只有經過不斷認真的努力，並且同克服經濟危機和整肅反《政治宣言》者的鬥爭步伐相協調，而不是幻想“魔棍”的出現。印度尼西亚現在有一億人口；如果報紙總发行量還是八十萬份，這就意味着每一千人中只有八份報紙。

关于安塔拉通訊社，自從這家通訊社由政府管理後，我們是希望它在報道方面會更加改善、更加迅速，會更加堅決站穩《政治宣言》的立場，而收費也會更便宜。我們提出這種希望，是考慮到政府方面會比私人方面擁有更多的設施和方便，並且考慮到政府的最好的經濟政策是抑制而不是刺激物價。

关于即將召开的亞非新聞工作者會議，我們左派新聞工作者同其他愛國的民主新聞工作者一道，對它表示最大的支持，我們也希望亞非新聞工作者會議，不論是它的籌備會議或它本身，具有最大的代表性，並能勝利地完成它的任務和工作。我們認為，亞非新聞工作者會議能夠而且一定會不僅在加強亞非人民團結方面，而且在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是，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製造輿論方面還能起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事實。的確，自從有了反帝的通訊社如安塔拉通訊社、塔斯社、新華社、拉丁美洲通訊社等等，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已不再是居壟斷地位了，但雖然如此，它們的作用也不能加以忽視。這是由于事實上它們擁有較多的設施和經費。自然，這些帝國主義通訊社的惡毒花招不僅有它消極的一面，也有起作用的一面。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已經站起來了的時代，由于他們的政治覺悟已經提高，帝國主義通訊社的謊言、捏造和其他形式的活動

的确不会像甜米糕那么有銷路。但如果我們不繼續加强对它进行自觉的斗争，我們就会犯錯誤。

在这个“勇敢年”中，支持《政治宣言》的报刊应当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努力使支持《政治宣言》的人在对那些反对和虛伪地支持《政治宣言》的人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所指的更大的胜利就是：对外，完全防止美国新殖民主义进入我們的国土，它像鱷魚一样，企图替代獅子；对内，彻底执行临时人民协商會議的決議，作为解决經濟危机的出路，并按照經濟綱領，即《临时人民协商會議第二号決議》和《政府項目附录甲》，成立或組織反映人民願望的互助合作政府。有些反动派企图吓唬人說，要是报刊为爭取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政府而斗争，那么，报刊是“跑在加諾兄前头去了”。如果这些反动派是見識淺薄，我們拿他們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他們休想別人也像他們似的見識淺薄！不，反动的老爺們，我們革命者和进步分子并不是見識淺薄的人！苏加諾總統提出互助合作政府的思想已經五年了，我再說一遍，已經五年了，即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因此，那些許久以来为爭取成立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政府而斗争的报刊是忠于民族的政策、忠于愛國民主政策的报刊。如果还有剛觉悟的报刊或剛觉悟的人从不支持轉为支持以“納沙貢”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政府，我們對他們表示衷心的欢迎。这里也許还用得上一句老話：宁慢勿缺！

印度尼西亚的局势

七年前，印度尼西亚的革命者从他們数十年的斗争經驗中吸取教訓，并且归納出，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三种力

量和三種主張。第一是頑固力量，他們主張印度尼西亞為買辦階級（現在當然也包括官僚資本家）和封建階級所統治，成為一個形式上獨立而實質上聽命於帝國主義的國家，維護外國大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第二是進步力量，他們主張廢除帝國主義者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中的權益，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進行土地改革，以便實現“土地歸農民”的口號。第三是中間力量，他們主張在印度尼西亞進行改革，但目的是要維護本身的利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

我們總結一下，自從六年多以前提出這一歸納看法到現在，我們已經取得了多么巨大的進展和勝利！頑固力量已經被逼到更遠的角落去了，進步力量已經有了重大的發展，大部分中間力量已經爭取到民族統一戰綫中來了，他們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向右轉，成為官僚資本家。

目前，當我們的迫切任務是鞏固勝利、克服經濟困難和反對新殖民主義時，我們必須堅持關於三種力量和三種主張的歸納看法，並且必須繼續貫徹“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頑固力量”的路綫。

特別是面對着目前的經濟危機，正如艾地兄加以歸納的，目前存在着三種思想：第一種是右的思想，它完全依賴外“援”；第二種是左的思想，它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認為援助只不過是援助而已；第三種是中間思想，它口頭上說相信自己的力量，但實際上是依賴外國。

由於經濟危機的解決不應當是“單純經濟上的解決”，而也是政治上的解決，因此，從這一角度看，就存在着三種思想：第一種是右的思想，反對以“納沙貢”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第二種是左的思想，支持並積極地為爭取以“納沙貢”為核心的民族互助合作

而斗争。第三种是中间思想，这种思想又分为三类：中右的思想，它不敢拒绝“纳沙贡”的原则，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中左的思想，它支持“纳沙贡”的原则；还有中中的思想，它可以接受“纳沙贡”的原则，但却不是积极为这一原则的实现而斗争，最多是，一旦以“纳沙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政府实现，它就会把这一政府“当作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

在本世纪初，欧洲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反对像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是却完全反对像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这两种成果的区别在哪里呢？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到半途就停下来了，没有粉碎君主政体和反动势力，而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却建立了共和国、宣布了自由。

现在，我们在印度尼西亚也同样看到在一部分资产阶级中有这种现象，他们“不反对”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像在伊拉克或埃及一样地结束，可是，如果我国的八月革命进行到底，即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封建主义的残余，那他们就绝对反对。

《全面报》——兄弟们当然知道这家报纸的来历和性质——在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的社论中赞扬“阿联、缅甸和伊拉克政府的制度”，据该报说，它们“同印度尼西亚一道，在斗争中已实现了一项自我更新”。

埃及、缅甸和伊拉克等的問題当然是埃及、缅甸和伊拉克等人民自己的問題。正如任何地方的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一样，这些国家的人民也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最正确的道路。但是，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同目前埃及、缅甸和伊拉克的情况等量齐观，这就等于制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进展，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从《政治宣言》、民族阵线和“纳沙贡”等地方往后拉。看来《全面报》觉得，比起成立一个共和国，它倒更喜欢这一种形式或那一种形式的

軍事独裁或个人独裁。如果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們回忆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所說的話，那是很有益处的。列宁說：“无产階級在进行斗争，資產階級在窃取政权”。^①当然，我們必須竭力防止这种事情。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属于印度尼西亚全体人民的，它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資源，共和国和它的前途，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而不是属于这个或那个老爷、这个或那个紳士、这个或那个經理的。

加諾兄自己在《建国五原則的誕生》这一篇講話里說：“我們要建立一个‘一切为一切’的国家。不是为一个人，不是为一个集团，不論是貴族集团或有錢人集团，而是‘一切为一切’。”在同一篇講話里，加諾兄已把互助合作思想作为“建国五原則的核心”提出来了。因而它是同例如汗姆卡的所謂理論，即把“至高无上的神道”描繪成“建国五原則的主根”的所謂理論完全背道而馳的。加諾兄从所有結論中得出了結論，他談到建国五原則的核心，即互助合作，而不談“主根”或任何什么根！汗姆卡談到“建国五原則的主根”，而他所希望的也許是建国五原則翻筋斗……可惜，这种叫囂只能是使作为团結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工具的建国五原則和互助合作更有力量，而翻筋斗的却是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辯护人。不仅是他們，任何人如果不把建国五原則作为民族团結的工具，而把它作为分裂的工具，作为散布恐“納沙貢”症、恐共症和其他恐惧症的工具，那么，他也会翻筋斗的。

另外一种分裂企图是，例如，《日本时报》在最近一月三十日一篇題为《东南亚的糾紛》的社論中說，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个“除紅色中国和苏联以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党，强烈反对成立大馬来西

① 《列宁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155頁。——譯者注